历史遗址和古器物遭到破坏报导，档案与古籍也遇到同样的命运，令人感到担忧。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成果和历史遗产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计，亟应投入人力、财力，进行抢救，加速整理。幸政府已恢复古籍整理小组的工作，组织力量，作了较妥善的安排。今后这方面工作必当有较大的改观。

海外有关我国的历史材料是十分浩瀚的。可是，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对海外的收藏情况，不很了解。数十年前，向达、王重民等先生曾作过一些介绍和 搜 集 工作。解 放以后，我们和欧美往还极少，今后似应有计划地作些调查。不久前，丁名楠等同志赴英国，曾对英国所藏有关中国的档案情况作过了解，这一工作很有价值，可惜时间太短，人手甚少，不能作全面而深入的调查，也无充足的经费，进行复制照相。希望以后能组织人力、赴欧美国家，专门了解和收集他们的历史档案和文件，拨给较多经费，宽以时日，才能搞出成果来。

历史研究要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太多。我国与西方的频繁交往，如从明末算起，也有四百多年了。西方人士记载中国的书籍，资料很多。如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所写《耶稣会士书简集》，记录了他们在东方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此书篇幅有三十多卷，涉及面很广，其中很大部分是讲中国的情况，当年在欧洲的影响甚大。我翻阅过日文的摘译本，感到对研究清史很有用，可补我国史书之不足。这部书原是法文本，后来有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波兰文、俄文、日文的译本，几乎用全世界主要文字作了翻译，有的还有几种译本（如英译本有四种），唯独没有中文译本，这样一部主要记录中国史事的书反而没有中译本，实为憾事。最近听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还准备把尚未发表的大量传教士书简继续编辑。我想：我们短时间不能全译，那怕有个摘译本也是好的。像这类基本的工作目前还没有去做，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确实很多、很繁重。

您信中提及日本抄录荷兰商馆日志。荷兰档案馆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当更丰富（特别是早期的台湾史）。听说有《热兰遮城堡日志》、《福摩萨评议会决议》以及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的许多信札。如果要收集、整理这批资料，还须先培养懂得古荷兰文的专家才行。

现在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古籍整理十分重视，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些有意义的工作将会陆续提到日程上来。争取早日把收藏在海外的有关祖国历史的珍贵资料搜集、整理并摘译过来，以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此 致

敬 礼

戴 逸 1983年元月25日

努尔哈赤入京进贡考

阎 崇 年

努尔哈赤入京进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均阙载。其他各书文载述努尔哈赤入京进贡的次数也迥异：

《清史稿·太祖本纪》载二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冬十月，太祖入贡于明"；另一次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二月，太祖复入贡于明"①。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载三次，“彼以十八年四月，入贡于北京。此为第一次朝贡。其为都督之升任谢恩可知……二十一年十一月，彼又为第二次之朝贡……三十六年九月，彼乃与建州之玺书相混合，而上朝贡之途。此为第三次之朝贡……彼自此岁以降，北京之朝贡遂废绝”②。

孟森《清史讲义》虽载努尔哈赤亲自三次到北京朝贡，但进贡时间与稻叶君山所载有别。“太祖又习知中国事，据《明实录》，朝贡亲到北京者三次。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宴赏如例……又二十六年十月癸酉，宴建州等卫进贡夷人奴儿哈赤等，遣侯陈良弼待。是为二次入京。又二十九年十二月乙丑，宴建州等卫贡夷奴儿哈赤等一百九十九名，侯陈良弼待。是为三次入京”③。

《满族简史》载努尔哈赤四次入京进贡：“他经常往来抚顺马市上，又曾四次到过北京(1590、1597、1598、1601)，对于汉区的情况是很熟悉的，所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是深厚的”④。同时，孙文良同志在《萨尔浒之战》一文中，也认为努尔哈赤四次至京朝贡：“努尔哈赤本身即受明封为建州左卫都督、都督佥事，加爵至正二品龙虎将军，亲至北京朝贡四次——努尔哈赤入北京朝贡实为四次，传说三次不确切”⑤。

《从盛京宫殿看清初同东北的统一》一文，撰者确信努尔哈赤曾五次到北京进贡：“他还五次亲自到北京纳贡”⑥，

刘丹（即孙文良）同志《论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关系》一文，据近年来研究的新成果，认为努尔哈赤亲自赴京朝贡为七次：“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肯定努尔哈赤亲自赴京进贡是七次，而绝不是三次”⑦。

此外，纪平在《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一文中，提出努尔哈赤曾八次到北京进贡：“据《明实录》记载，从万历十八年到万历三十九年，努尔哈赤除了派他的弟弟舒尔哈齐等人向朝廷进贡外，他本人亲自到北京进贡达八次之多”⑧。但是，此文并未确指努尔哈赤每次到北京进贡的时间及其历次入京进贡的具体史实以为其立论根据。

上引诸书文对努尔哈赤到北京朝贡的次数颇多歧疑。即或主张努尔哈赤入京进贡次数雷同者，其所列举的朝贡年代又迥然不同。故据文献载录，将努尔哈赤入京进贡的史实略加考述。

第一次为万历十八年(1590年)四月庚子：“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宴赏如例”⑥。《国榷》也载：“建州等卫□□□□入贡”⑩。努尔哈赤这次入京进贡，各书文多无争议。

第二次为万历二十年(1592年)八月丁酉：“建州等卫都督等官奴儿哈赤等，进上番文，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下所司议行”⑪。上引内阁文库本《明神宗实录》所载，尚难断定努尔哈赤是否亲自入京奉表、进贡、乞封。但是，下述记载却明言努尔哈赤至京奏表文、乞升赏、受赐宴：“建州卫都督奴儿哈赤等奏文四道，乞升赏职衔、冠服、敕书，及奏高丽杀死所管部落五十余名。命所司知之，并宴赏如例”⑫。从上引《明神宗实录》所载努尔哈赤受到明廷如例宴赏，可以确定此次努尔哈赤亲自入京进贡。而谈迁在《国榷》中，对此也作了简略的记述。至于努尔哈赤所请龙虎将军之职，因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遭劾去职，故延宕未予实授。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努尔哈赤才被赐封龙虎将军之崇勋。

第三次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闰十一月丁亥：“建州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赴京朝贡，上命宴赏如例”⑬。努尔哈赤此次至京进贡，史籍明确记载，各书文亦无异议。

第四次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甲辰："建州等卫都督指挥奴儿哈赤等一百员名，进贡方物，赐宴赏如例"⑭。谈迁在《国榷》中也作了相似记载："建州卫都指挥□□□□等入贡"⑮

第五次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月癸酉："宴建州等卫进贡夷人奴儿哈赤等，遣侯陈良弼待"⑯。

第六次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二月乙丑："宴建州等卫贡夷奴儿哈赤等一百九十九名，侯陈良弼待"⑰。自是年始，努尔哈赤灭哈达、败乌拉、并辉发，又移都赫图阿拉，兵威大盛，势力日强，遂有"奴酋不肯进贡，抢了罢"⑱之语，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才补进昔年之贡。

第七次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二月乙卯："颁给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兀勒等三百五十七名，贡赏如例"⑲。《国榷》亦载："建州等卫奴儿哈赤、扎勒等入贡，赏如例"⑳。

第八次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月戊寅："颁给建州等卫补贡夷人奴儿哈赤等二百五十名，各双赏、绢匹、银钞"㉑。《国榷》又载："建州卫奴儿哈赤补贡，加劳金币"㉒。

另外，《国榷》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丁未载："建州、海西卫奴儿哈赤等入贡。建州日强，每入贡，千五百人，横索车价，殴驿卒。查事裁之，令在边给赏。至是，止十五人"㉓。努尔哈赤此次是否亲自入京进贡，各书文撰者看法不一；但下述史料，或有助于廓清史实。

其一，《明神宗实录》的下面记载，虽文字稍长，但似能说明问题："兵部以建州、海西夷人进贡上闻。先是，祖宗朝建州、海西诸夷，世受抚驭，故进贡许一年一次，每次贡夷数逾千名。天顺、成化间，为其供费浩繁，量议裁减，嗣后仍复加至一千五百名。其不禁多夷入京者，盖谓来享来王所以尊天朝之体，然非制也。迨奴酋富强日盛，跋扈渐生，一进贡而横索车价，殴死驿夫，甚且招亡纳叛，蓄马练兵，谋益叵测，当事深切隐忧。复议裁抑，奴酋遂不胜觖望而不贡者凡几年。礼臣条议欲令照北虏俺答事例，免其入京，俱在边守候赍赏，一应折宴折程口粮照例给发。至是蓟辽督抚奏称：'迩日奴酋自退地镌碑之后，益务为恭顺。此番进贡止大针等一十五名。夫以千五百名之贡夷，而减至于十有五名，岂不惟命是从哉！……'上嘉纳之，命督抚等悉心料理，毋致疏虞"㉔。这段引录可知其时建州与明廷的关系紧张，且说明建州入京进贡帷有止大针等十五人，并未言及努尔哈赤。

其二，《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于同年三月，曾谕诸贝勒家婚仪，并亲谕巴班。他又在三月亲往赫图阿拉衙门："三月二十八日，寅刻，天未明，呈黄色，人脸亦是淡黄色。汗去衙门升座，至辰刻天明"㉕。这说明努尔哈赤于三月的某些时日，确在赫图阿拉。

其三，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在前述努尔哈赤八次入京进贡之月份，均没有记载其活动；㉖但是，在同年三月却载："甲戌，寅刻，有黄色亘天，映彻上下。上御殿，至辰刻，方散"㉗。

其四，明翟凤翀《疏草存略·再陈东奴情形疏》，引录开原道薛国用揭云："臣复唤董国云亲问根因，据国云吐称，因讲贡事到奴寨。奴酋称说：既嫌人多，我只差十六个人进贡领赏，一路自备盘费，也不用里边酒饭；复说里边因何偏护北关，只说我不忠顺；若我在墙里动一草一木，就是有罪；若兵马出来救北关，说不得不动手相杀。"努尔哈赤说他差人入京进贡，而自己并未纳贡至京。

以上四例说明，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未曾进贡至京。

综上，据《明神宗实录》所载，努尔哈赤先后八次亲自入京进贡。

①《清史稿·太祖本纪》卷一。

②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一。
③孟　森:《清史讲义》,中国文化服务社，页一五四。
④《满族简史》(初稿),页二〇至二一。
⑤孙文良:《萨尔浒之战》,《历史教学》一九六四年第八期。
⑥《从盛京宫殿看清初对东北的统一》,《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九期。
⑦刘　丹:《论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关系》,《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五期。
⑧纪平:《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历史研究》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⑨⑫⑭⑯⑰⑲㉑㉔　《明神宗实录》卷二二二、二五一、一三〇、三二七、三六六、四五三、四八八、三五〇。
⑩⑮⑳㉒㉓谈迁:《国榷》卷七五、七七、八〇、八一、八二。
⑪⑬《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二〇、二一。
⑱杨道宾:《海建二酋验期违贡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
㉕《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乙卯（万历四十三年）三月。
㉖《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载努尔哈赤命额亦都等督兵攻佛多和山寨事,实为记其回师之日，而命将出师则在三个月之前。
㉗《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四。

清 朝 驿 传 简 述

黄　才　庚

清朝驿传沿袭明制而有所发展，其工作分两个方面，即铺递与驿递。铺递以铺夫、铺兵走递公文；驿递是马，传递官府文书，运载公家财物，护送乘坐驿传的官吏。在管理上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驿传工作由兵部管理，兵部有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二人，“掌中外武官的政令，以赞上卫万民，凡除授，封廕，乘载驿传之制……。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以整邦枢。”①兵部下 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个清吏司。

京师设皇华驿为全国驿传纲领，为清代驿站的枢纽。皇华驿额设驿马五百匹，马夫二百五十名，驿车一百五十辆，车马一百五十匹，车夫一百五十名。

在京城内又设有两个机构：一是马馆（又称会同馆）,掌驿马邮传之政令。另一个是设在京师东华门外之捷报处，主要任务是各省马递奏析，由驿站送至北京，都汇总送捷报处，捷报处再转送给内奏事处，因为都是紧急公文，内奏事处随到随收，不论白天黑夜，呈皇帝批阅。另外，军机处交发的寄信谕旨，及硃批奏析，由捷报处加封，外加夹板，由差官驰送通州、良乡、昌平、固安各驿，接着再驰送各省。光绪三十二年兵部撤销，捷报处归陆军部。宣统三年七月，捷报处改为邮报处，属邮传部领导，仍然办理邮递谕、折事宜。

为了便于咨送各部院与各省之间的往来文书，清政府又设各省驻京提塘官，除东北不设外，陕西、甘肃、新疆一人，云南、贵州一人，其它十三省各一人，河道、漕运衙门一人，共十六人，他的任务是递送各省督、抚进呈皇帝的题本，各部院与各省督、抚、提、镇等互相咨行的公文，送敕印于本官，文件传抄者则发刊。清朝的理藩院设有管理蒙古各部驿站员外郎，专管蒙古境内驿传事务。